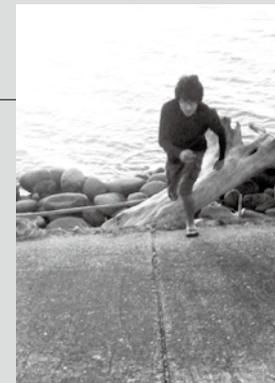


小說組
亞軍

鄭家濠

1989年生。於香港長大，現就讀台灣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。關於我，可以說是一個寫小說的人，也可以說是一事無成。關於未來，可以說是漫無方向，也可以說是死路一條。關於世界，不多說，用心看。曾獲2010年城市文學獎小說組冠軍、2011年青年文學獎小說組優異。



三號堆填區

阿榮是垃圾車司機，每天的工作是運載垃圾。

從收集站到堆填區的路，阿榮整整往返了五年，他熟悉每一個交通燈，知道要開多快，才能趕在下一個紅燈前經過，時間每次都拿捏準確，垃圾車幾乎不會在途中停下來。

他會這樣做，除了為了準時收工之外，也是為了不讓臭味停留在一個地方太久，怕影響附近的居民。這不是清潔公司定下的規則，也不是潛規則，只是他小小的同理心而已。他家附近有個廢物回收場，風一大，氣味就從那裏飄過來，惡臭難當，非得要關窗或開空調才能隔絕氣味。

阿榮總是戴着口罩，雖然很少聞到垃圾車發出的氣味，但他知道，那一定比家附近混雜廢紙、塑膠或玻璃發出的氣味還要臭。因為每當垃圾車經過，路人都會立馬掩鼻、遠離，彷彿阿榮拉着的是

一頭專吃鼻子的獸。

即使他盡量不讓車停下來，但臭氣依然存在。他唯一能做的是減少臭氣持續排放，而無法減低臭味，或者使垃圾在運送的過程中消失。這就好像他家附近的廢物回收場一樣，即使有人投訴，還是無法排除，必要的存在。

阿榮不是甚麼環保人士，對政府的政策也沒有意見。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垃圾車司機，開着一台顏色不怎麼討好，像熟爛的香蕉皮的垃圾車，晚上回家，洗澡吃飯，摸摸睡着的小女兒的頭，看看兒子擱在桌上的功課，或許會發現一份作文功課，標題是父親的職業，然後盯着稿紙思索，他會怎樣寫自己的父親，會把真實呈現，還是造假。

阿榮一大早就會出門，出門時會把廚房裏的幾袋垃圾拿到樓下。垃圾袋裏分別裝着廢紙、塑膠和鋁罐。阿榮把它們逐一投進適當的回收箱，唯獨玻璃瓶，不知道該放到哪個箱子才好，因為玻璃瓶沒有專屬的回收箱。由是，每收集到一定數量的玻璃瓶，阿榮就會用紙皮箱裝着，擱在回收箱旁的地上。

他知道，即使他不做，也會有清潔工人做。她們會把每層的垃圾袋打開，把堆積如山的垃圾，像玩辨識遊戲那樣逐一分類，這個可回收，這個不可回收，這個不可——。工序耗時，一個早上也不知道能做幾層。阿榮只認識其中一個，叫青姐，矮矮瘦瘦，常常看到她站在垃圾堆裏，眯起眼睛的模樣。

阿榮今早沒有看到青姐，心想可能還沒做到這一層吧。吃完早餐，就坐車到三號堆填區。兩年前，垃圾車可以停在市區，但後來有人投訴，政府就在堆填區旁劃了一片土地作停車場，垃圾車大多停在這裏。雖然比起市區不方便，但對阿榮來說，也只是工作的一部份而已。

今天的工作一如往常，運送的過程中沒有意外，也沒有塞車。晚上，阿榮喝了點酒，只是隨身帶着的酒，喝了半瓶，暖暖胃。他很愛喝酒，但作為司機，他也知自律，所以只喝一點點，半瓶也就差不多了，沿途也特別小心，可以踩油門的地方也不強求，最後一

班，只希望穩穩的完成。

結果也是風平浪靜，安全回到三號堆填區。他把垃圾卸下，停好車，就跟兩位隨行的清潔工人步行至車站。走着走着，酒意又起，摸摸口袋，卻甚麼也摸不着。猛然醒起，酒瓶遺留在車上。他看看手錶，心想還趕得及末班車，於是跟隨行的工人道了別，扭身快步地回到停車場。

這時的停車場只亮着數盞白燈，看起來甚至比平常來得暗。其他人已經走了，除了風聲，就聽不見其他聲響。不知是因為神智不清，還是漆黑帶給他的錯覺，他不太記得自己剛才把車停在哪裏了。

寒風凜冽吹來，他哆嗦了一下，往手心吹氣，心裏想着找到酒瓶後，大口大口地喝，把溫暖通通喝進肚子裏的畫面。可在芸芸幾乎一模一樣的垃圾車中，要找到自己的那一台，實在有點困難。只能單靠車牌去辨認，可這裏又太黑，阿榮非得要湊近去，仔細看才看得清楚。阿榮雖然覺得這種方法有點蠢，但這是唯一的方法。現在他只想喝完那半瓶酒，就是遺留在車上的那半瓶。於是他逐個逐個地找，時間像流水過去，他也走進了更暗的地帶，非得把手機螢幕亮着才看得見車牌。

風越來越大，阿榮越來越冷，心也越來越焦急了。他看看手錶，估計不管找不找得着，一分鐘內都得離去。

就在這時，阿榮聽到了別的聲音。他起初以為是蟲鳴，但細聽之下，才發現聲音有高低，有尖聲，有低沉，有時又像卡住了，再仔細聽下去，就覺得更像是收音機沒對好頻道所發出的聲音。

阿榮環視四周，沒有一台車是開着的，他心感不妙，但也暗叫自己鎮定，他聽得出聲音是從垃圾車後端發出的，他猜那裏也許有個棄置的收音機，才會發出那樣的聲音。

可這時候，他聽見聲音慢慢的往他的方向走近，聲音越來越大，那些又尖又低的聲音，像是在發出不知名的信號。阿榮站在兩台車之間的空隙，看着車的末端，雖然甚麼都沒有，可他知道要走，但兩腳偏偏在這時候軟了起來，他心裏唸着「南無阿彌陀佛，觀自在

菩薩」，慢慢的回過頭。

聲音越來越近，也與剛才聽到的有些不同。這次的聲音更大，大得像是從廣播器發出的，但同時又聽得出剛才那台收音機發出的聲音。這時阿榮肯定聲音的來源不只一個，而且慢慢的，一個又一個奇怪的聲音都出來了，有金屬碰撞的聲音，有手機的鈴聲，有紙張撕裂的聲音，風中也夾帶複雜的臭氣，像是垃圾都從堆填區搬到停車場來了。不只這樣，阿榮還隱約聽見，嬰兒的哭聲。

阿榮心想自己準是見鬼了，各種聲音包圍住他，他不敢走出去看，於是躲到了車底下，心裏仍然唸着觀音經。那是老婆教他的，他本人不信佛，可在這樣危急的關頭，甚麼經都得唸一唸了。

這時阿榮又想到了他的酒，如果可以喝兩口，必定能壯壯膽子，可不是因為那半瓶酒，他就不用待在這個地方了。

那些聲音逐漸集中在停車場中央，車底下的阿榮，無法看到那邊，只能從聲音的來源猜測它們的位置。他看了看地板，甚麼都看不見，但也不排除那些東西是飛着的。萬一真的是飛着的，遇上了不就尷尬，於是他繼續躲在車底下。要躲多久，也不知道。

他想起以前有個前輩跟他說，堆填區甚麼垃圾都有，人們厭棄的，害怕的，不願處理的，都丟在這裏，所有的怨念都聚集在這裏，陰氣怎會不重？

當時阿榮問，那你有沒有遇過？

前輩只是曖昧的笑，沒有回答。

阿榮想，或者前輩也遇到過這種情形，甚至看到那些東西，但那些東西沒有傷害他，又或者那些東西都是善良的，只是夜裏想出來散散步而已。

這樣想着想着，阿榮的心安舒了些，可聽到那些熱燥的聲音，又頓時令他感到孤單，自己就像是一尾落單的小魚，隨時會有被大魚吃掉的危機。

除了躲在車底下，他還可以做的還有一件事——報警。可是報警的話，該怎麼對警察說呢？

我撞鬼？盡快來三號堆填區停車場？

聽起來就像是惡作劇，重點是假如發出聲音時，被那些東西發現，不知道會有甚麼後果。阿榮當時沒有想到，電話有信息這個功能。

遇到這些東西，阿榮雖然覺得是倒楣，但也開始後悔自己沒有把酒喝完，或者不應該獨自回到這裏來，甚至不應該做這份工作之類的。想着想着，他又想起兒子的作文，不知道他後來寫了甚麼，寫得好不好，父親的職業會否令他難以啟齒；又想起小女兒，總是在她熟睡後才回家，也沒空陪她玩，教她甚麼。阿榮發誓這件事過後定要辭了工，找些短工時，可以騰出時間陪伴孩子的工作。

這樣想着想着，看看手錶，才十二點多。那些聲音還是沒有停止，像是在開派對一樣，可又沒有派對的熱鬧氣氛。不過，最令阿榮感到奇怪的是，他從來沒有聽見那些東西的聲音。

想到那些東西，阿榮的認知只是飄浮的透明軀體，至於它們的能力，比如是伸出三頭六臂，或者把人凌空五馬分屍，這些都是可能的。至於「他們」是說甚麼語言，這也是充滿可能性的。理論上應該是說生前的方言，可也不排除會說國語。但在這數個小時，除了嬰兒的哭聲，阿榮都沒有聽到任何鬼話。

阿榮漸漸覺得，在停車場中央的，也許不是那些東西，而是別的東西。又或者，根本沒有東西，只是他自己心裏所產生的幻覺，也就是俗稱的幻聽而已。如果真的只是幻聽，一整夜伏在這又臭又冷的柏油路上，不是很蠢的事情嗎？

阿榮很久沒有做過身體檢查，更遑論是精神檢查。不過他知道，精神病可以來得很突然，股市塌了，一堆人就瘋了，傻了，喊天殺地的。但是阿榮沒有買股票，除了晚上喝了點酒之外，就沒有甚麼理由會突然瘋了。

也許真的是那半瓶酒，雖然喝那麼一點點，真的不會醉，但也可能酒裏有甚麼特別的材料，像迷幻藥般，令人產生幻覺。阿榮決定爬到車頭前，看看停車場中央到底有些甚麼東西。

他慢慢爬，盡量不發一聲，空氣裏仍然飄來堆填區的惡臭，阿榮只顧爬，沒有注意到，旁邊出現了一個小東西。那是一張地毯，

阿榮注意到它的時候，它已經平放在地上。

阿榮沒有想那麼多，也許它本來就在那裏，只是沒有發現而已。他現在想知道的，只是停車場中央發生着甚麼事情，可還沒看到，就聽到地毯發出了一下聲響，像把它丟到地上的沉實的聲音。阿榮扭頭望着地毯，它原封不動的，於是又望向外面。可這時候，地毯又發出了一聲。

這次阿榮沒有望向地毯，只是斜眼偷看，看是地毯在動，還是他幻聽。不知是地毯知道他偷看，所以沒有動，還是它真的不會動，真的沒有發出聲音，在阿榮的偷看下，地毯果然沒有動。於是阿榮又望向外面，而這時候，地毯又動了起來，可它沒有想到，阿榮只是假裝望向外面，只一瞬間，他又突然望向地毯，發現了地毯的惡作劇。地毯像被發現做錯事的小孩那樣往後退了兩步。

阿榮偶爾會看電視，有次他看了一部喜劇電影，主角是博物館管理員，晚上的時候，博物館裏的收藏會有了生命，全都動起來。主角起初很害怕，但後來他用不同方法把那些收藏品制服了。阿榮看着，覺得不可思議，認為這是在現實不可能發生的事情，可在今天晚上，三號堆填區的停車場，他確確實實看到了一個會動的地毯。

他該怎麼對其他人說，他看到垃圾在動？

幻覺。唯一可以解釋的是他產生了幻覺。他覺得一切都是幻覺，必然只是幻覺。於是他爬了出去。他不怕了，他知道一切都只是他的幻覺，他有病，需要治療。這樣更好，辭了工，說不定還有工傷賠償。於是他就這樣爬了出去，像明知外面有狙擊手也不畏懼的爬了出去。他甚至有過找回那半瓶酒的打算。

當然他並沒有真的去找。他爬了出去，甚麼都沒看到，可是聲音依然，他知道只要扭頭就能看到那些東西——不管是鬼還是垃圾，但他沒有這樣做。他知道有些事情還是不知道比較好，於是他像甚麼都沒看到那樣慢慢步出停車場，可在門口前，他遇到了一個人，正確來說，她已經不是一個人，而是分成好幾段的屍體了。

阿榮當然見過屍體，前幾年父親過世，他當時因為當值，沒能趕上看他最後一面。後來在殯儀館，最後一眼看到父親時，他雖然

化了妝，但還是不難察覺到他身上的水份經已乾涸，身體瘦得可憐，像枯萎的花。

他父親是火化的。火化以後，只剩下一罈骨灰，看不到臉，也沒有身體，但這些骨灰，就代表了他父親，也是他在世的證明。阿榮從來沒想到，人會把屍體丟到垃圾堆去。他又想起，兩年前，有人把嬰兒棄置在垃圾箱裏，後來警察到堆填區去找，但怎樣也找不着那嬰兒了。

剛才聽見的嬰兒哭聲，或許不是巧合。而且看到眼前的青姐，他忽然覺得一切都不是幻覺使然。青姐的面容與身體都比生前瘦削了許多，幽幽的眼神直直看着他。她的身體分成了三段，頭、半截身體和一條腿，另一條腿不知跑到哪裏去了，但她的身體並不算是真的分離，因為還連着其他垃圾，比如玻璃、便當盒、教科書等等，使得她看起來還算是一個整體。

青姐就擋在門口，令他不敢移動半步，也不敢看，只強烈地感覺到，青姐的雙眼一直盯住他。阿榮忽然想起，今早沒有看到青姐，但怎麼想也不知道她是怎樣被丟到堆填區，又身首異處的。

這時候，地毯又再次出現在他腳邊，似乎是一直尾隨着他。門前的燈比較光亮，阿榮終於看清楚這張地毯。它看起來不算舊，大概洗一洗就能用了。雖然沒有任何圖案，但細密的毛讓人感覺摸起來很舒服，也很溫暖。它一動不動的，像一隻乖巧的貓。

可阿榮沒空思索地毯到底為甚麼跟着他，他只想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。他低下頭說，冤有頭債有主，青姐，請你讓個步好嗎？

阿榮沒有見過鬼，更沒有想到鬼會是這樣的形態，又或者，眼前的青姐並不是鬼，而是另一種生命，像這張會移動的地毯。

我是被人推下去的。

阿榮聽到這把沙啞的聲音，剛開始沒有意識到是屬於青姐的，待他抬起頭，看着青姐續說：是十八樓的小瑩。

他這才知道是青姐的聲音，她的聲音變得沙啞、吃力，已經無法認出她本來的模樣了，阿榮想起那個總是在垃圾堆裏眯起眼睛的青姐，如今，她已經不再是她，而成為了垃圾的一部份。

阿榮點了點頭，這時他實在不知道該說甚麼。小瑩是他兒子的同班同學，每年都考第一，又有禮貌，阿榮雖然不太相信年紀輕輕的她會做這種事，但在這當下，點頭是最好的回應。

青姐又用那吃力的聲音說，我不屬於這裏，我不想待在這裏。

阿榮還是點頭，他看到青姐的眼神開始有點飄忽，像是重病病人一樣。她已經沒有看着阿榮，而陷入自己的沉思中。阿榮知道她不應該待在這裏，很多東西都不應該被丟棄在這裏，但是正如前輩所說，這裏放置的是人們厭棄的、害怕的和不願處理的東西。一切的源頭都是來自人類。

阿榮戰戰兢兢的提起腳步，慢慢的從青姐身旁離開。他聽到地毯又發出沉實的聲響，像是對他說些甚麼似地。但阿榮沒有理會，他只是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直到離開青姐數步，他又停了下來，但沒有轉過身。過了半晌，他問青姐：這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？

青姐沒有回答，像她已經消失了似的。地毯也沒再發聲，像它們都不曾存在過一樣。沒等多久，阿榮就拔足而逃了。他始終沒有回過頭，看看這個三號堆填區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，又或者有沒有事情發生過。但不管如何，阿榮知道，這裏是有些不妥的。

自從那晚以後，阿榮就辭了工，那半瓶酒，也一直留在車上。他不想再踏足三號堆填區，也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那晚發生的事。他偶爾會與舊同事去喝酒，在半酣半醉時，問起那裏有沒有遇到甚麼奇怪的事，但都沒聽說甚麼。他也去做了全身檢查，當然也包括精神部份，結果也沒測出甚麼。

那晚的翌日，他沒有幫青姐報警，也沒有對任何人說，青姐是被十八樓的小瑩推下垃圾槽的。兩天後的報紙，只是說青姐意外跌進垃圾槽裏，後來警察去堆填區找，幾經辛苦終於找到了青姐的屍體。情況正如那晚他看到的那樣，身首異處。

他有時會遇到上學的小瑩，她會恭恭敬敬的向他打招呼，說早安，陳叔叔。在她稚氣的臉上，阿榮絲毫沒有發現任何邪惡的念頭。他雖然曾經想過報警，但證據呢？像她這樣一位善良，品學兼優，對人又有禮貌的女孩，怎麼說服別人相信，她就是把青姐推下垃圾

槽的邪惡兇手？

這件事一直纏繞着阿榮，每次遇到小瑩，他都想用識破的語氣說，是你殺死青姐的吧？但每次都問不出口，只能透過升降機門的倒影看着她。

就算真的問了又怎樣呢？阿榮想，誰會承認自己的罪惡呢？

有天，兒子忽然跟他說想要一台新手機，他問他，那舊手機呢？兒子想了想說，丟掉。阿榮就問，它壞了嗎？兒子搖搖頭，說其他同學都開始用智能手機，而他只是用普通手機，不能上網，也不能跟同學傳簡訊，會失去許多朋友。阿榮聽後就問，你知道手機丟掉了會到哪裏嗎？

兒子默然不語，阿榮就把那晚的事告訴了他，會動的毛毯，死掉的青姐，那些會移動的收音機、廣播器、手機等等，一股腦的說了出來。當然還有小瑩所做的事。

把憋住好久的心事吐了出來，阿榮有一陣子的舒暢，可兒子聽完，只是垂下頭離開。連續幾天，兒子都沒有跟阿榮再說甚麼。老婆就跟阿榮說，那天兒子問你買手機的事，你卻跟他說鬼故事，還拿他的同學來開玩笑，他準成是生了你的氣。

阿榮聽後無語，心想或許不應該把事情說出來，而應該直接強制不讓他買。因為他沒有到過三號堆填區，不知道那裏是怎樣的情況，也不知道我們每天，製造了多少不應該存在那裏的垃圾。

青姐以後，又換了一位清潔工人，叫好姐。阿榮遇到她的第一天，就叫她靠近垃圾槽時要小心，特別是十八樓的小瑩。可好姐聽後只是皺了皺眉，好像聽不進去，又也許覺得阿榮是個怪人吧。

堆填區預計在數年後飽和，政府於是推行焚化爐政策。儘管許多環保團體認為焚化爐不環保，會產生二噁英氣體，造成污染，甚至危害市民健康，但阿榮是極力贊成的。這數座焚化爐雖然建在市民的居所附近，但真正危及到的，是三號堆填區那些東西的生命，或許它們會因此密謀一場革命，把人類趕盡殺絕，或許那時候，他的兒子就會相信，那晚發生在三號堆填區的事情是真的。

但阿榮沒有看到，就過世了，死於肺癌，享年五十九歲。焚化

爐是在他死後的二十年才興建的，因為市民的強烈反對，使得這個政策一直沒有實行。可是堆填區擴建完又再擴建，終於擴無可擴，只好興建焚化爐。

而正如阿榮所料，三號堆填區策劃了一次大反擊，接近十億公噸的垃圾湧入市區，造成數十天的混亂。雖然沒有人知道這些垃圾為甚麼會有了生命，科學家也在研究其中原因，但是宛如戰爭來臨一樣，外敵入侵，當務之急還是要把它們消滅。於是每個市民都停下手上工作，拿起鐵鏟、錘子等工具，把這些垃圾或擊碎或制服，然後送到臨時設置的焚化中心燒燬。

過了兩天，政府終於發現源頭來自三號堆填區，就立即把它封鎖，並且為了安全起見，把其他兩個堆填區裏的垃圾也盡數燒燬。簡陋的臨時焚化中心越建越多，垃圾彷彿沒有燃燒殆盡的一天，每個人都忙着燒燬自己以及上一代人，以及上上一代人積聚的垃圾，毒氣和濃煙包圍着整個城市。

那段日子看不見白晝，天空只有一片烏漆抹黑。

那時的我已經不住在這個城市了。我看着電視，想起阿榮，也就是我父親曾經對我說的那個故事，關於那晚他在三號堆填區所看到的一切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那是真的。

我又想起了小學的作文，或許父親想知道我寫了甚麼，但令他失望的是，那時候我不敢把他的職業寫出來，我認為那是很丟臉的事。直到今天，我才敢把我父親的故事寫出來，我才敢對別人說，我爸曾經是個垃圾車司機。而且，他早就看到了我們看不到的事情。

得獎感言

寫小說有用嗎？想想，如果想改變世界，可以去當政治家，當總統，絕對不會選擇寫小說；如果想抒發情感或得到認同，現在網路發達，微博臉書，只要打幾個字或貼一張圖，就能夠輕易引起話題甚至得到幾百個莫名其妙的讚了，根本不需要長篇大論的寫個讓人看得半懂不懂的小說；如果想要謀生，

更不會寫小說，那最終絕對會變成「謀」殺自己的「生」命。

那麼，寫小說沒有用嗎？這就要回到最原始的問題，為甚麼要寫小說？

對我而言，寫作讓我逃離了現實，但也讓我更靠近了現實。不管在寫或讀的過程中，我們都短暫地離開了所身處的城市，以及其急促的步伐，而進入了小說的節奏，小說的世界。在裏面，我們看到的是虛構的角色，也許有其現實原型，也許是多個原型組合而成的，甚至可能是作者本身。但這些角色並不會脫離現實，甚至可以看到他更豐富，更真實，更不為所知的一面。小說的世界看起來總是像扭曲了的荒謬了的世界，但裏面發生的事，反映出的絕對不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真實，而是呈現了我們所身處的城市，身處的世界的荒謬。那是作者對於世界的觀察與深省後透視出的真實面。這種真實面，在現實世界中反而不易察覺，或者不願意承認，我們就是如此的膚淺、冷漠、黑暗。

也許，這就是我要寫小說的原因。

在此，感謝各評審讓我最後一次參加城市文學獎能夠獲獎。

也感謝主辦單位的努力與推動文學的用心。

當然，還有那位重要的人，以及她的兩位好心的同事。

評審意見

李銳先生

這篇小說用樸素的語言講述了一個超現實的寓言，很有一種現代版都市《聊齋》的神韻。作者沒有停留在環境污染這一類簡單的道德取舍和價值判斷上，而是以「三號堆填區」來象徵人類整個物質文明最終的歸宿，可謂是觸目驚心。